



我家住在运河边

查滑拳艺 运河情愫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刘长春

沿运河行至解放桥东，再往西南方向，曾坐落着南栅栏口、杨家胡同、大集……王元祥就生长在这一带。

如今，他的查滑拳武馆也开在了这里。

这位76岁的老拳师虽年过古稀，却鹤发童颜、身姿矫健，一套查滑拳虎步生风、刚劲有力，颇有武林高士之风。

走进武馆，更是别有洞天：稀世罕见的刀枪剑戟、各式兵器；墙上，是一张张饱经沧桑的黑白照片，“大刀王五”王正道、“大侠”霍元甲、李凤山、张之江，以及佟忠义、王子平、陈凤岐……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是长长的关于沧州武术的传奇故事。置身馆内，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武风浩荡、武健泱泱的时代。

在王元祥看来，武术的发展离不开运河。沧州武术，就是大运河滋养孕育的“文化传奇”。

的力量，再练棒，基本功练扎实了，才练习查拳、滑拳等拳法。

参加工作后，王元祥业余时间仍然坚持练拳。查滑拳也被他不断发扬光大。

1991年，在我市举办的第三届武术节上，王元祥演练了一套失传20多年的“九星大行枪”。长达4米的大枪被他舞得神出鬼化，掌声喝彩声不断。时任省武协名誉主席张曙光看完表演后，称赞王元祥为“大枪王”，并欣然赋诗一首：“滑拳王元祥，演练大行枪。重量六斤半，枪身丈二长。五代承绝技，功世身中藏。稀器为何名，九星大行枪。”

2007年6月，查滑拳被列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0年6月，王元祥被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查滑拳代表性传承人。

退休后，王元祥创办了团结武馆，寓意打破门派之分，天下武者是一家。

一

明清时期，运河漕运兴盛。沧州作为南北水陆交通要冲，亦是走镖要道。彼时，沧州的武者也多从事镖行。于是，便有了镖不喊沧的故事。

众多版本中，王元祥对“表达敬意”之说深信不疑。

他说：“练武之人讲究道义、规矩。沧州武艺名震大江南北，镖师过沧州而不喊镖，其实是表达对沧州武者的尊重。”

王元祥儿时体弱，自幼跟随着家人习武。父亲王俊亭曾在傅作义的部队任武术教官，而他的爷爷正是武术家王子平的自家叔叔、著名武术师王振鹏。

据说，清末，有一位少林寺和尚打遍南北十三省未遇对手，来到沧州就总想与人较量较量。当时，沧州武林界推选王振鹏和尚过招，在城内苦水井的老大集上，两人对战起来。为了表示尊重，他点到为止。可少林和尚觉得不过瘾，坚持动真功夫，被王振鹏只一个拔手点肋的狠招制服。武林界流传的“博手挑顶打胸膛，顶肘好意虎扑羊”，就是形容当时二者较技的场景。

1963年，王元祥又跟随爷爷的弟子、著名武术家张宝安习查滑拳。

查滑拳先练千斤坠、磨缸、抓坛子、滚铁球等，增强身体各部位

二

曾经，王元祥的家就在运河边不远的“大集”，就是如今的南湖一带。儿时，最令他开心的，便是跟着家人逛“大集”。

大集，顾名思义，就是赶集、买东西的地方。但要是买牛、羊、马，可不是给钱就能买下的，得找“斤较”。

老人解释，斤较是个行业，就是买卖两者的中介，两边谈价，赚中间的差价。斤较谈价谈得热闹，几时的王元祥也看得津津有味。

另一个让王元祥印象深刻的行当就是卖水的，俗称“倒两筒”。

“倒两筒”实为卖水人的吆喝声，后来变成了这一行当的别称。那时，家家户户喝的都是运河水。但在运河里打水也是个技术活，于是便衍生出了专业的卖水人。

一声“倒两筒”，街巷的百姓鱼贯而出，排着队买水。

“一桶水二分钱，买回来之后先刷洗家里的缸。淘洗几遍干净后，把水倒进去，抓一把白矾，等泥土沉淀，水变清就能喝了。”回忆儿时的童趣，老人的脸上写满了怀念。

那时，家家户户都有缸，大小不一。有钱人家的缸不仅大，上面还有各种图案。

在王元祥的记忆中，为了生



活，人们身怀各艺——家里的瓷碗摔裂了，不用锅，把鸡蛋清抹在上面，就能黏合固定；夏天热，没有空调电扇，人们就冬天到运河里挖冰，寓意打破门派之分，天下武者是一家。

顺着王元祥家往西走，有卜家糖坊、南坛子、十二宅……其中，十二宅因大户刘凤舞在此建立十二处住宅而得名。

清风向晚，河边垂柳依依，运河岸边的孩子们捧泥巴、抓小鱼、到河里游泳……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但儿时的嬉笑声却时常在王元祥的耳边回响。

三

王元祥保存着许多珍贵的老照片，每一张都是历史的见证。

其中一张摄于民国17年，是参加南京中央国术馆第一届国术人员的合影。他说，照片拍摄的年代也是武术最兴旺的时代，中央国术馆长张之江是沧州人，还有10余名沧州拳师在馆内任教，很多人后来都进了黄埔军校。他们御辱镇邪、弘扬国威，为光大中华武术作

出了很大贡献。“这张照片是上海特别国术运动大会开幕拍摄。”“这张是新中国成立后，沧州武术家的合影。”……

除了照片，王元祥还收藏了许多老前辈练武留下来的器械，但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武术历史，2013年，他将光绪年间习练铁砂掌所用的汉白玉千斤坠、义和团时期的三尖两刃刀、咸丰年间习练铁砂掌用的石锁，无偿捐赠给了沧州博物馆。

从沧州铁路部门退休后，王元祥把精力都投入到了义务教武上。他不仅尽得查滑拳真传，且性格也极似其祖辈，温和谦让，言语间显露着凛凛武者的豪迈与大气。



战斗开始，伯父率一营一个营在特务团部分武装的配合下，看到城上的信号一变，迅速组织战士架起云梯，爬上城墙，包围了敌人大队部，并向里喊话。伪军营长从睡梦中惊醒，见已被四面包围，只得投降。少数企图顽抗的伪军被击毙，多数投降了抗日的队伍。战士们打开监狱，放出被抓来的老百姓，并打开粮仓，将伪军抢来的粮食分给了群众。

四柳林战斗死里逃生

冀鲁边区抗战史上损失最大的“四柳林战斗”发生时，伯父时任地委秘书长，是战斗的亲历者和幸存者。

1942年4月，冀鲁边区接到上级电令，召开了反扫荡动员会，指出扫荡的重点可能在东光、高津县的中心地带。要求大家动员群众，藏好粮食衣服，主力部队转移离开中心地带。边区党委动员会后，伯父与地委专署机关人员离开了中心地带，到乐陵的边沿和沧县一带活动。过了半个月，见敌人大部分回原巢，一连平静了10多天。伯父与机关人员误认为敌人扫荡已经结束，又回到了中心地带。第三天，日寇3000多兵力把地委专署驻地紧紧包围起来，由于寡不敌众，除少数人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绝大部分都牺牲了。包括地委书记杜子孚、专员石景芳、组织部部长邸玉栋等。

1968年，伯父回到老家后韩村故居养病期间，我曾问到这次战斗。当时伯父心情沉重，说教训太深刻了。

深入虎穴“望子岛”

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区副司

令员黄骅、参谋主任卢成道等5人牺牲。边区党委和军区决定派伯父去正盘踞在渤海湾“望子岛”的邢仁甫做争取工作。因为当时，他时任特务团政委。

伯父一上岛，就被软禁起来。十几天过去了，一个漆黑的夜晚，伯父趁看守不注意逃了出来，搭上一条渔船逃离了望子岛。他在上岸的地方意外地遇到了特务团六连指导员崔奎生和特务团政治干事事国宝麟。崔奎生原是跟随黄骅来到冀鲁边区的干部，开始任旅部政治部干事，收编海匪武装队伍时，被派到特务团做党的基层工作。伯父把党组织派他做争取工作和被扣逃出的经过告诉了他，并让崔奎生继续伪装不知道，隐蔽一段时间，争取更多的战士回到抗日阵营中来。

另一边，伯父又让国宝麟马上到清河区找王卓如，告诉他邢仁甫已叛变投敌了。然后，伯父一路跋涉回到盐山境内，找到三分区驻地。见到了王卓如等同志。伯父向组织上详细汇报了“望子岛”的情况。不几天，被邢仁甫扣压的边区唯一的一部电台，被我部队带回了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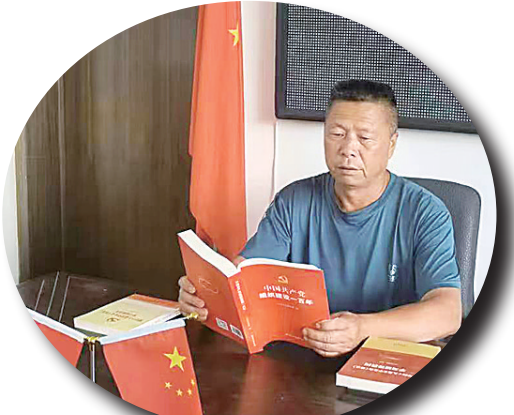
回忆伯父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新中国成立后，伯父历任山东省德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地委统战部、山东省卫生厅中医处长。伯父于1969年病故。上世纪60年代，他将自己节省的5000元钱全部捐了出去，其中支援灾区3000元，支援家乡农田水利建设2000元。

“美好家园”杯 发现最美“兵支书”

中共沧州市委组织部 沧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沧州日报社 联合主办

臧元青 一片“兵心”为乡亲

本报记者 杨静然



主人公心语：当兵4年，部队教会了我坚韧和担当，我把它献给生我养我的家乡，努力让百姓们过上好日子。

“臧书记可是个热心肠。”“臧书记处处都为俺们老百姓着想。”“在村里，有困难就去找臧书记。”……让村民们赞不绝口的，是东光县南霞口镇王青村党支部书记臧元青。

他不畏艰难，带领村民改变落后的村容村貌；他出谋划策，引领村民走上致富的道路；他耿直、善良，村民每遇难处，他都会伸出援手……从2001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那天起，臧元青的心就和王青村村民连在了一起。

不能辜负村民的期望

臧元青是土生土长的王青村人，1980年，他怀着那颗保家卫国的赤子之心光荣入伍。4年后复员回到家乡，种过菜园，干过买卖，还担任过村里的民兵连长。臧元青踏实认真，又厚道老实，渐渐地在乡亲们心中树立起了威信。

2001年村“两委”换届，亲戚朋友劝说臧元青：“老支书想让你接任，你去拉拉选票……”还没说完，就被他一口拒绝了：“靠拉选票上来当村支书，一点说服力也没有！”

让臧元青出乎意料的是，换届时，村民竟一致将选票投给了他。就这样，臧元青毫无疑问地当选为王青村党支部书记。

那一刻，他明白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期望。臧元青将全部心血倾注于村里的工作上，誓要改变家乡面貌。

20年前的王青村，是附近有名的后进村，打架、上访的不断，就连连像样的村路都没有。可村集体薄弱，没有钱修路？这可难不倒臧元青。他盯上了村里的废弃冷库，变卖后，又在县里申请了几万元。

可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往日笑脸相迎的乡亲却变了脸：“不能拆了我家的猪圈……”“治村如带兵，要用真情换老百姓的真心。”臧元青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苦口婆心给他们讲环境整治的重要性，最终村民们都自觉拆掉了自家的旱厕和猪圈。

在他的努力下，如今的王青村已经变了模样——一条条路宽阔整洁，贯通南北；太阳能路灯挺立两旁；两栋新民居拔地而起，一个个致富项目在村里落地……村民的幸福感显著提升。

村里变了，村民的心也敞开了。

真情换真心

除了改善村容村貌，臧元青还干了一件大事——成立红白理事会，整顿村风。

早在臧元青上任时，他就给村里定下了规矩：红白事不能大操大办。他说，办喜事，村里不摆酒席，只是给送礼金的人家拿8两香油回礼；办丧事，厚养薄葬，全部实行火化。

最初，村民并不理解。尤其是第一家办喜事的人家，总担心不请酒席，别人说闲话。臧元青来到村民家中，磨破嘴皮做通了工作。有了第一家，然后是第二家、第三家……渐渐地，节约办事的做法逐渐深入人心。

早些年，村民们常因一点小事就争吵起来，甚至打架斗殴。臧元青规定：只要在村里打架，双方各罚400元，后来又加大了处罚力度，提高到1000元。罚款全部归入

村集体收入，用于修路和村里的保洁，账目一目了然。

让村民们佩服的还不只这些。村民白小旺患脑动脉瘤，生命垂危却因贫困没钱做手术，臧元青带着村民捐款捐物，及时挽救了他年轻的生命，又向民政部门申请办理了低保手续；村民王永平家失火，臧元青不顾危险就往火场里冲……点点滴滴温暖着民心。从此以后，打架斗殴的没有了，上访户也没有了，大家对臧元青心服口服，都把心思放在了好好过日子。

从种植桑葚到乡村旅游

说起王青村，就不得不提桑树种植。这里有几百年种植桑树的历史，是远近闻名的桑树种植专业村。

最多时，全村有近千亩桑树，房前屋后全都是。正是因为有桑树，历次饥荒，全村没饿死过一人，青黄不接时，成熟的桑葚是王青村的“救命果”。但也因为种桑，品种单一，成千上万斤不易储存的同种桑葚集中上市，“果贱伤农”致了贫。

砍树！从2000年开始，曾经挺立在王青村房前屋后几百年的桑树被连根拔起，有的做成了木肥、木桶等农具变卖，有的变成柴禾化为灰烬。

树砍了，可王青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并没改变。据统计，全县贫困户建档立卡时，村里有贫困户108户，几乎占到了全村的一半。不仅如此，虽然村里的树砍掉了，可仍陆续续续有外地果汁厂、酒厂、制药厂的客商慕名来村里收购桑葚，还有外商企业来村里考察建厂。臧元青从中看到了希望，又把目光聚焦到了桑树上。不过他知道，再走老路肯定不行，得改良品种。

在臧元青的鼓励下，头脑灵活、懂技术的曹克贵决定再试一试。可因为缺少资金和土地，在大规模上遇到了难题。

得知情况后，臧元青二话没说就帮曹克贵去信用社贷款，帮他流转了20亩土地进行优良品种育苗试种，还联系农业专家。靠着桑树种植，曹克贵每年收入几十万元，率先致富，为全村人树立了榜样。

有了他的带动，王青村桑树种植面积连年扩大。

臧元青在村里专门成立了合作社，吸引贫困户种植桑树。围绕这张名片，臧元青打开了“乡村旅游”的新思路。依托临近运河的优势，他带领村民们搞生态种植和养殖，把古桑园、果园、桑葚采摘园打造成独特的旅游线。

如今，村里桑葚种植面积达千亩，亩产值约6000元。村里人不仅摆脱了贫困，还鼓起了腰包。

有一年，因铺设8000米浇地用的管道，毁了近20亩麦苗，可村民没有一个人有怨言；还有一年，四环路拆迁重修，工程涉及附近好几个村，可在王青村干得最快，村民们因土地吃了亏也不说……这一切，离不开乡亲们对臧元青的信任和支持。带着这份信任和支持，他带领王青村致富的路，将会走得更远、更好。

美好家园河北环保有限公司
当兵保家卫国 退伍服务民生

各种保洁 园林绿化 社区管理
汽车维修 智慧物业 职业培训

经刘格平介绍入党 与马振华共同战斗 我的伯父傅炳翰

傅铁柱

我的伯父傅炳翰是盐山县旧县镇（现千童镇）后韩村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自幼聪颖好学，思想进步，一生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是我成长学习的典范。

与先驱一同举旗抗日

傅炳翰1902年出生，1913年考入韩集李莲村高小，上学期间因得天花停课。他立志学医，买了《张寿甫中医验方》等中医书籍自学。

当时，旧县镇前韩村有学校，和后韩村相距不远，但拒绝招收后韩村的学生。伯父与革命烈士马振华同村，为了争口气，他毕业后回村与马振华一起办起了学校，还办了农民夜校，建立了农民互助会，传播进步思想。

1932年8月，伯父经刘格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盐山旧县、圣佛一带组织农民抗租抗税，从

